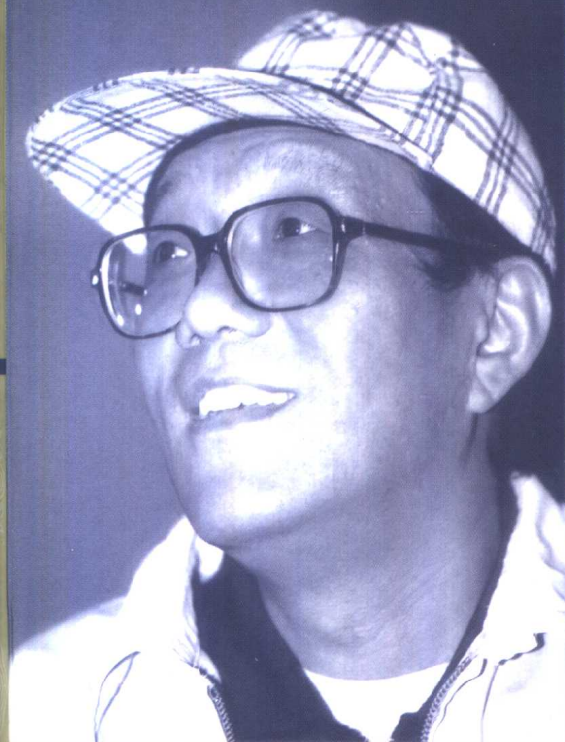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与地坛

我写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，实际就是地坛。许多年前，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儿时去过的地坛——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，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提供了一个 refuge。那时，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径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钟 声

史铁生/著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

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2 辑: 1978 ~ 2000/ 韩少功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5387-1572-X

I. 中… II. 韩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5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2 辑

钟 声

作 者: 史铁生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字 数: 320 千字
印 张: 14.62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2-X/I · 1508
定 价: (全 10 册) 298.00 元 (本册 30.0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- 1 /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
- 17 /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
- 76 / 命若琴弦
- 99 / 毒药
- 120 / 原罪·宿命
- 162 /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
- 193 / 小说三篇
- 220 / 钟声
- 234 / 中篇一或短篇四
- 290 / 第一人称
- 305 / 别人
- 324 /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
- 397 / 两个故事
- 409 / 老屋小记

在一个冬天的晚上^①

从下午四点钟，他们俩就下了汽车，一直在这附近转来转去，找那条胡同。

“你没记错吗？”男的问。

“没记错，”女的说：“月亮胡同，五十七号。”

这一带净是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，人家给他们画的那张路线图又让女的给弄丢了。这会儿，太阳已经快没了。昨天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雪，白天路上的雪化了一些，现在又都开始冻上了。路很难走。

看样子，两个人都有四十岁了；男的好像还要大一点。女的个子很矮，看得出来，是那种侏儒病，男的架着一支拐，脸被烧伤过，留下了很多可怕的伤疤。

小胡同里很清静。风很大，不时有些行人匆匆走过，谁也顾不上看谁一眼。这倒好。

^① 最初发表于《丑小鸭》1983年第10期。

女的搂着个大饼干筒走在前面。她好几次都想换个姿势歇一歇——想用一支胳膊夹住那个大铁筒，但都没夹住。衣服穿得太多，而且那个饼干筒对她来说也的确是太大了。

女的摆弄饼干筒的工夫，男的走到了她前面，转回身来气哼哼地看着她。

“活该！就差把你自个儿也丢了啦！”他说。

她仰起脸来冲他笑笑，还是用双手搂起那个大铁筒，紧走两步，追上来。

刚才买儿童车的时候，女的把书包弄丢了。她挑来挑去，总想挑一辆更好看的，后来就发现书包丢了。丢点钱倒没什么，可那张路线图在书包里。幸亏她还记得那条胡同的名字和门牌号码。

“今天真冷。”她说，偷偷地看了她丈夫一眼。

男的不言语。

“真是的，赶了这么个天儿。”她又说，抱歉似的看着男的，好像是她把天儿弄坏了的。

男的一只手拄着拐，另一只手提着那辆崭新的三轮儿童车，吃力地走着，躲着冻结在路面上的、又硬又滑的残雪。

“你的肝又疼了吧？”女的问。

男的不理她，也不看她。

“跟老石说好了，”她又小声说，“不去不合适。”

“你就絮叨吧，又快转回来了！要是不想去，咱们趁早儿往回走！”男的脾气很坏。

女的慌忙加快脚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饼干筒太大，挡得她看不清脚底下。

“你别老是不高兴，回头肝又该疼了。再说……”她好像还想说什么，可又咽了回去。

走了一会，她还是说了：“老石已经把他接来了，你就先看看，要是你还是不想要，咱们再不要，也不晚。”

“我没说不想要！”男的说。

“真的，”女的笑笑说，“那孩子我看是不错，比上回那个还好看。”她说得很快，好像是终于找到了说这句话的机会。

“你看着不错就行了呗！”

“你干嘛这么说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……”

他们沉默着往前走，注意着每条胡同口上的路牌。这小地方的胡同可真多。

“要是你也喜欢，咱们才要呢。”女的又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。“再说，我也得再看看，那天光是在汽车上看了那么一会儿。”

风刮得一些院门“啪哒哒”地响。有时候，从背阳的屋顶上飘落下一片雾似的碎雪，往人脖子里灌。

“我说你还是围上我的围巾得了，”女的对男的说，“我又不冷，再说……”她光顾了看他，差点被一块冻在路面上的砖头绊倒。

“早就说让你把饼干筒给我！”男的冲她嚷。

“我不。要不你拿饼干筒，让我推车。”

“不用！我都拿得了……”他的声音忽然小了。

前面的胡同里拐出来一群姑娘，“唧唧嘎嘎”地又嚷又闹，朝他们走来。

姑娘们走近他俩身边时，都没有声音了。

男的扭过脸去，像是注意着路边的门牌。

姑娘们走了过去。他们俩一声不响地往前走，想走快点，可女的又怕男的跟不上。半天，他们才又听见了“唧唧嘎嘎”的说笑声，走远了。

“给我!”

“那把车给我。”

“不用!”

“我知道你怕什么……”女的小声嘟囔了一句,抱着饼干筒只顾往前走。

“我怕?我怕什么?!”

女的不说话。

“你要愿意推,你就推,真是的!”男的虽然还是喊,可语气却软了许多。

女的也不接那辆车了。她一生气或是觉得委屈,就一个劲儿眨巴眼睛,不说话。她知道他是为了她,怕她太……本来就矮,再推个儿童车……可她心里还是难受,生他的气。“你干嘛不去找个高个儿的呢?”她心里想。

“假如你的腿是好的呢?脸也没烧伤呢?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从我懂事时起,腿就是这样,脸也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是说假如,假如你的腿没……”

“假如?!”他又烦了,停下来,望着远处的几点灯光。那是工地看守人的小木房。

“你要不愿意说就算了,”她说,“可你别生气。”

他猛地扭过脸来:“假如压根儿就没我呢?!假如压根儿连地球也没有呢?!”

“你说那些有什么用?我是跟你说真的。”

“知道没用就别说。我就是这样儿,你也就是那样儿,这就是真的。”

他们坐在路边的砖堆后面。混浊的护城河水在月光下流着。远处是那片建筑工地,静悄悄的。

“等这些楼盖成了，这儿也该乱了。”她说。

他不说话，望着月亮。月亮那么小，那么远。那夜的月亮好像特别小，特别远似的。

“是真的就行了，假如干嘛？”后来他望着月亮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天我一看见你，我就觉得，咱们俩得在一块。这就是真的。”

“你一看见我？哪天？”

“我看见你在汽车站上，总也挤不上车去。我忘了是哪天了，当时我正在旁边的酒店里……”

“是真的。是。这么多年了，是真的！”她想。她寻找着他的目光。

“我拿得了，”她说，“真的，这么个筒子我还拿不了？”她故意装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。

她又说：“那回去抱‘安安’，那么个大个筐我不是也抱回来了？”“安安”是他们养的一只猫。

男的气喘吁吁地走着，木拐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她心里一阵阵发疼，又想起自己把书包弄丢了的事。

“书包丢得也真够怪的，买饼干的时候你不是还见我背着吗？”她想打个岔，说点儿别的。

男的还是不说话，但总算是看了她一下。

“你干嘛老不高兴阿？”她最怕他生气，他一生气就要肝疼。

见他还是不说话，她又说起了那张图。“老石那人真仔细，画了足有半拉钟头……”

“可还是让你给弄丢了。”男的说。他这次的语气也挺平和。

女的笑了：“我要是把书包让你背着就好了。”

“瞧着！”男的喊。

女的吓了一跳，绕开了脚下的一个小土坑。她总仰起脸来看她的丈夫，希望他是高兴的，希望他也笑一笑。

“你干嘛老看我？”

“你不看我就知道我看你啦？”

“怎么样？比山魃还好看点吧？”

“山什么？你说比谁？”

“你没去过动物园是怎么的？”

“我小时候去过。”

“你看我像什么？”

“像个不会笑的木头疙瘩。”

“木头疙瘩一笑该地震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，又没别人？”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你要是老不高兴，我可真害怕……”

后来他笑了，真是不好看，但她希望她的家也能和别人的家一样……那天夜里，她第一次对他说，她真想要一个小孩儿，当然，是向医院要，或者向别人要……

完全看不见太阳了。他们俩还在这附近转来转去，东一头、西一头地瞎找。

下班的人多起来。天冷，人们匆匆地往家奔。女的好几次想问问别人，男的都不让。

“那怕什么的？”

“谁说怕什么了？！”

“我去问，又不用你问。”

“甯！！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

下班的人很多，附近一定有个什么工厂。

“累吗？”女的小声问，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人。

“肝不疼？”她又问。

男的不说话。他不想说。

“唉，都怨我……要不你先在这儿歇歇，等着我？”

男的不耐烦地斜睨了她一眼，还是往前走。

他们俩在下班的人流中默默地走着，不时拉开些距离。

远处的大烟囱冒着黑烟，烟被风刮得零零乱乱的，直向东南飘去。几只麻雀慌慌张张地飞上屋顶，又飞上光秃秃的枣树枝，又慌慌张张地飞走了。一个围着白围裙的老太太站在路边的墙角里，喊着：“刚炸得的热丸子！刚炸得！”

一会，他们发现又走到了大街上。不远处有个电影院，刚才他们就是在那儿下的汽车。

他们只好又往回走。下班的人已经少多了。

路边的低洼处结了一条一条的冰，几个小孩儿在上面打出溜儿。女的不住地回过头去看。

“你倒是走不走……”男的本来又要发火，但他发现她是在看那几个小孩儿。

“我还以为是他呢。”女的慌忙说。

“谁？”男的也停下来，朝那几个小孩儿望着。

“不是。长得有点儿像。你看那个最小的……”

他们指指点点地看了一会。几个孩子在冰上玩得正来劲儿，红红绿绿的，像几个毛线团。

“走吧。”他用儿童车的轮子碰了碰她。

“走吧！”他又说。

“那孩子比这孩子长得还好看。这孩子也不错。”她还是不住

地回过头去看。

他们又走过了两个胡同口，都不是。

女的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个孩子：“你说是怎么回事？人家都说，私生子都漂亮，也都忒聪明……他妈要结婚，要不谁舍得把自个儿的孩子给人呢？那男的可也真是……”

“瞧着脚底下！”

“可就是……四岁半，我还是觉着太大了点儿。”

“反正不会像自个儿的一样！”

“不是，我倒不是担心这个。我是担心……”

男的猛地扭过脸来看着她。女的也忽然停住了脚步，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似的。

“你说，他不会害怕咱们吧？他懂吗？他才四岁半……”女的终于说了出来。

风更大了。什么地方的破铁盆被风刮到了地上，“叮啷啷啷”地响。他们茫然地走着，也忘记了注意胡同口上的路牌。

其实，这件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想到，可不知怎么，他们都没说出来过。也许是，只要不说出来，这事就还仅仅是可能；或者是，有几次要说，又都被别的事给岔开了……

“你说，是要男孩儿呢？还是要女孩儿？”她坐在床上，重新绕着她那些宝贝毛线。

她一有富余钱，就爱去卖毛线的地方转悠，买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回来，也用不上，就都堆在箱子里。那天晚上，她把那些毛线都翻腾了出来，一团一团地重新绕。

“男孩儿女孩儿倒没关系……”他说。他本来是想说这件事的，可被她打断了。

她说：“就是，反正现在男孩儿女孩儿都这么花花绿绿地

穿。”她是说那些毛线。

他没再说。他想，也许不会……

有一天夜里，她又被他的喊声吓醒了。他总做噩梦。外面正下着大雨。

他点了一支烟。“要就要个大点儿的，”他忽然说。香烟的红光时明时暗。

“再睡会儿吧，还早呢。”她说。路灯还没灭，树影在墙上晃动。

“其他都听你的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。”

“太大了，我怕……”那时她就想说这件事。

他猛地趴在她胸前：“你知道，肝硬化是活不长的。我想要个大点儿的……那时他已经能帮你干点儿事了……”闪电照亮了他的脸，满是泪痕。

她抱着他的头，怔怔地躺着，看着墙上那片晃动的树影。后来她哭了，忘了说这件事……

还有那天晚上，他们坐在立交桥下的黑影里乘凉，看见桥头有一对年轻的父母正和孩子玩捉迷藏。妈妈捂住小姑娘的眼睛，爸爸猫着腰藏在了塔松后面……

她看得发呆，一会儿靠在他肩上“嗤嗤”地笑，怕笑出声；一会儿又伸长了脖子，还是笑出了声。

年轻的父亲用胡子扎着孩子的脸，孩子在爸爸怀里打着挺儿，“嘎嘎嘎”地笑……

那时他又想到过这件事，正要说，可思路又被她打断了。她跟他说起了那个小姑娘穿的小喇叭裤。

“你看那小喇叭裤多好。前天我们厂内销了一批，他们好些人都买了……”